

夜游乌镇

◇ 高德领

对乌镇向往已久。这次借去杭州出差的机会，参观完阿里巴巴总部和浙江省慈善总会之后，听从朋友的建议去游乌镇。驱车到达时天色已晚，匆匆吃过晚饭，便到西栅景区乘船游览。

夜幕降临，这里仿佛披着一层神秘的轻纱，古镇的轮廓在夜色中若隐若现，如同一位婉约的佳人在朦胧的月光下静静地诉说着千年的故事。乌镇的夜景就像一幅流动的水墨画，在夜色中徐徐展开。

河两岸的老屋在灯光的映照下显得更加古朴典雅。粉墙黛瓦间，偶尔透出一扇扇木窗，窗内透出暖黄色的灯光，让人感受到一种家的温馨和宁静。河面上波光粼粼，倒映着天空的星光和岸边的灯火。我们乘坐的乌篷船悠悠地荡过水面，船桨划过的地方泛起层层涟漪，仿佛是在唤醒这座古镇的古老记忆。船夫不时地和迎面而来的同行打着招呼，那吆喝声与远处传来的古筝声交织在一起，就像一支独特的夜曲。船上的游客或低声细语，或静静地欣赏着这如梦如幻的夜景，享受着这份难得的安逸与美好！

船到码头，我们沿街步行返回。街上人头攒动，嬉笑声与脚步声在寂静的夜中回荡，为古镇增添了几分生机和活力；街道两旁的店铺灯火通明，窗棂透出温暖的光晕，光影斑驳间，好似古镇的历史脉络在缓缓流动。石板路上，灯光闪烁，犹如繁星点点照亮了游人的脚步。走在青石路上，可以听到脚下石板与鞋底摩擦

的声音，在夜色的衬托下，这声音显得格外清晰。

跨过石桥，桥头的柳树在夜风中轻轻摇曳，宛如婀娜的舞者翩翩起舞，桥上的石栏在灯光的照耀下显得古朴而庄重，静静地守护着古镇的岁月，见证着每一个温馨的夜晚。

整个西栅景区在夜色中焕发着迷人的光彩，每一处景点都充满了诗意与浪漫，每一处景色都显得那么和谐而自然。游客们一个个兴致勃勃，流连忘返，好似找到了心灵的归宿。

回宾馆时，适逢网约车司机是河南老乡，周口鹿邑人，1996年出生。我在周口工作时，他才上小学，如今他在乌镇打拼已有6年，靠开店和网约车在异乡站稳了脚跟，可以说是一个互联网共享经济的从业者和受益者。相比于传统的出租车司机，他可以通过平台，根据自己的时间随时上线接单，既增加了收入又有了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家人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他坦言：这几年来乌镇旅游的人明显多了，人们可以通过在线预订、移动支付等方式轻松安排自己的行程，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，同时智能导游、电子地图等互联网应用也为游客提供了个性化的服务。问其下一步有没有回老家创业的计划，他回答，老家肯定是要回的，但现在还不中。

第二天清晨，我漫步乌镇街头，碰到一位家住中栅社区的当地人，问其乌镇这几年的变化和感受，他侃侃而谈：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召开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互联网精英和

专家学者，他们来这里分享最新的科技成果，探讨互联网发展的未来趋势，也带来了不同的文化理念和思想碰撞，这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不仅丰富了乌镇的文化内涵，也为乌镇的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。互联网推动了乌镇旅游产业的创新升级，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智慧旅游项目，智慧停车、智慧照明、智慧环境监测等提高了旅游服务的质量和效率。同时，乌镇还借助互联网平台开发旅游衍生产品和文化创意产品，进一步丰富了旅游业态，提升了旅游产业的附加值。据他介绍，乌镇的蓝印花布和三白酒等传统产品，就是通过互联网平台得以更好地传承和推广，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到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。另外，政府部门能够通过互联网平台更好地收集和分析游客的反馈和数据，从而更加精准地把握市场需求，优化旅游产品和服务。互联网还为乌镇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营销渠道，帮助吸引更多的游客和投资，推动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。他的结论是：互联网深刻地改变了乌镇的旅游生态和面貌，为其带来全新的机遇和发展空间。

乌镇的景色之美，不仅仅在于它的建筑和风光，更在于其独特的氛围和韵味。在这里，你可以感受到江南水乡的柔情和静谧，也可以感受到互联网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，品味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时代发展的有机结合。



又到一年麦黄时

◇ 张万强

每年麦收时节，对于农民尤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成家立业的农民来说，收获的不仅有喜悦也有苦痛和艰辛。因为那是农民一年四季中，流汗最多、付出劳动最多的季节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和老婆结婚时，国家刚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那时候农业生产条件普遍落后，农业机械化程度依然很低。面对的是犁地打场靠牛，收获播种靠人工的农村、农业现实。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出门扬脸坡、地少石头多、居住偏僻、交通不便的山区农村来说，那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，我进城工作时只是个临时工，户口仍在农村，每月只能拿40多元的工资，这期间有了姑娘、儿子，多亏村集体还有二亩八分地，要不然养家糊口都成问题。这些地，有做做努力就能引水灌溉的水浇田，也有这辈子没指望的旱地，这些旱地地大部分都处在撒坡架岭、沟沟坎坎没正形，耕种起来都困难，那叫累死牛使死人。

就因为有几亩地，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，我都会如约而归，一来回家和老婆孩子团聚，二来要照看那几亩养家田。平时的耕种、打药、施肥、锄草等都是靠这些时间来料理的。但这些活儿有紧没慢，季节性不是那么强，用不了那么长时间。

怕就怕收获的时节，赶早了麦青脱粒困难。要紧的是，季节不等人，麦收一响，如果不赶趟收得不及时就会炸掉地。收麦时节时间紧任务重，是最累人的时候。

农忙时节最怕的是人手少或没人手。有些活儿一个人紧紧也能行，但有的活儿还真不是一个人杀的猪，人少了还真不行。

焦麦炸豆期间各忙各的事，想借用个劳动力都是奢望。而且干这些农活儿，四两生铁动遍炉，杈把扫帚牛龙嘴，什么农具都得备齐，要不然都在正忙的节骨眼上，到处借东西的都是时间、人力、物力。

所以说，每每遇到麦收时节，心里就有点怵。怵就怵日头底下四折叠在一起的割麦，怵就怵天晌午的碾场收打，怵就怵遇到刮风下雨的场打粮。

别小瞧了这些事，不但有技巧，更是又累又脏。不像现在机械化程度高，一台收割机减少了很多程序，省时省力还提高了工作效率。

最苦最累的就是割麦，那年头为了避开白天天热，起五更打黄昏拉通夜割麦打场的不在少数。曾记得晚上割麦，老婆嫌我一个人割得慢，可孩子小没人照顾，她就在地头把大人衣服一铺，把孩子哄睡后再去割麦。那时候也没把孩子看得那么珍贵，也没想过孩子放到地里会不会被蝎子蜈蚣之类的虫给蜇了。

割麦子最怕赶趟狠活。一到中午，热辣辣的太阳下，弯腰弓背，半立半蹲，四肢并用，舞镰弄刀紧蹿蹿，天热的时候地上的土都会发烫，脊背被晒得直冒汗，说是汗如雨下一点儿都不过分。有时顾不上擦汗，汗水就会顺着额头、脸颊流到眼里滚到嘴里。每当这时，眼就会涩辣辣的疼，嘴里就会变得又咸又苦，口干舌燥，甚至眼前发黑，顶不住的还会出现腰酸腿疼，那种痛苦凄楚的感觉是多么让人无助，总之那种滋味实在不好受。

麦割倒了，不管多晚都得拉回去，免得刮风下雨不好收拾。那时候的运输工具就是架子车，麦子装车也有技术，装好了层层茬口压得紧，外形也好看，不偏不歪，不容易散不容易漏。相反，处理不好再遇上像我们村又窄又坑洼的路，拉不到家就会散架翻车。

装车没有两三个人就办不成事。一人驾车，一人在车上摆着装，一人在下边往车上挑麦。那时候我家有匹马，拉麦的活儿全靠它，那马也特别懂事听话，装麦的时候不说让它走，它就会老老实实地待在那里一动不动。

我家的麦就是靠着我和妻子两个人一车一车拉回的。直到后来我三叔家买了四轮拖拉机，才告别了马拉架子车。

农事和企业工厂的活儿一样都需要流程，一环紧扣一环，节奏感非常强。收麦时节除了割麦、运输，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碾打。

麦子运到家中，如果有空场地就可以立即摊晒，用牲口拉碾碾压；如果场地腾不开，就只有搭垛堆放，等待时机摊晒碾压。

我家分得的集体打麦场地涉及三四户、几十口人，要想打场得排队，不知得等多少天。当时，刚好我新打的宅基地前有空地，我和老婆早有准备，麦收前就把它平整了出来，并一遍遍地泼水碾压，终于制成了一块尽管不大但属于自己的场地。总算不用同他们争场地啦。

碾打小麦刚开始没有机械化，只好用大牲

口拉碾碾。我家打麦靠的是马拉碾，由于弟兄们多，有时候我家的马忙不过来，就只好有求于老岳父，用他家的牛帮忙碾。那时候多亏和我老婆娘家在一个村，住得仅一河之隔，带孩子、干农活儿的事没少受帮衬。

有人说农业活儿没啥学，人家咋着咱咋着。其实，农业活儿讲究也很多。就拿打场来说，要想打好必须先经过三翻五晒，把麦子晾干后才能进行，否则稍微湿一点儿的麦子籽粒就不容易被碾掉，甚至会出现大量的麦余籽。碾场也需要三次到四次的翻腾，翻腾次数越多，麦穗就被打得越干净。

麦场打罢，接下来需要的是起麦粘打垛、擗麦堆、扬麦糠。别小瞧了扬麦糠，不仅又脏又累，还是个技术活儿。那时候生产队刚分开，好些年轻人不会做。

扬麦糠要耳后听风，顺势而为，风大了要低扬，风小了要高扬。有经验、有技术的人扬麦子既干净又省劲，反之则不仅费劲还扬不干净。我爷爷和我父亲都是农民，在这方面是行家里手。这样的事情看多了，我自然也就学会了，尽管不是熟手，也能应付下来，就连老婆也学得像模像样。

如此这般的收麦，如果赶上家里地多的，一季麦收下来，不累得脱层皮也差不多。

从我记事起，我们村收麦也经历了几个过程，由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撇屁股腰人工收割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四轮车机收、收割机收割、四轮车碾打或脱粒机脱粒，再到后来大型收割机一遍净。

由于工作的关系，我们家没有享受到机收的便捷性就进城了，那几亩地也无偿地交给亲戚和自家哥哥种植。但至今想起那些麦收之苦，仍心有余悸。

现在，收割机从地这头进、地那头出，一根烟的工夫就麦罢了。那时收麦的苦楚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成为一代人的乡愁和永久的回忆。

岁月流年，如今我离开心爱的黄土地已经二十五年，二十多年中，我已由当年的风华正茂，到如今的年近花甲。回过头来，我依然对家乡的黄土地怀着深深的眷恋，对农民的苦、农民的难有着深刻的感受，对农民不仅有着割舍不断的情愫，更有深深的敬仰！

相伴

◇ 宋举举

女儿从两三岁开始，就非常喜欢帮我做事：我洗碗她帮我冲水，我收晾晒好的衣服她着急忙慌要帮我叠起来，我扫地她赶紧擦桌子或拿撮斗……

有天我洗衣服，她乐颠颠地跑来帮忙，奶奶怕她弄湿衣服鞋子，不想让她掺和，她执意要洗。我给她手帕之类的小件儿，她洗得很认真，打上肥皂，满足地看着一堆堆白白的泡沫，反复揉搓、过水，还要自己挂在衣架上晾晒。洗完后再跑过来帮我，我不阻止她，她就很开心，奶声奶气地说：“妈妈，你也有小帮手了，我很乐意帮你。”看到女儿满足天真笑容的小脸儿，一股暖意从心底弥漫，不自觉地想起自己的小时候。

小时候，家里没有自来水，吃的用的水都要从离家一里多地的公共水井里挑。爸爸不在家时，妈妈总去挑水。看妈妈辛苦，我也会逞强去挑，但通常是扁担平放在双肩，两头分别搁上小半桶水，弓着腰，翘起着，且要中间歇上几歇才能到家。如此挑回去的水，洗衣服自然是不舍得用的。好在离家两里地就是水库，我们常去水库边洗衣服。特别是夏天，水库水草充沛、鱼虾丰盛，是乡村小孩儿的乐园。妈妈洗衣服时，我就和别的小孩儿一起在边上或捉鱼虾，或站在高高的河岸边往水里扎猛子，或从泥沙里扒出前几天埋进去已然脆甜的柿子，或扎到水里摸出脚踩到的河蚌，或帮着妈妈拿着衣衫在水中没完没了的漂洗……无论洗多少衣服，都要到饥肠辘辘才舍得从水里出来，也顾不得晒得黑不溜秋。这些情景如今想来，依旧畅快。但到了冬日就比较辛苦了，水库里的水不像地下水带着大地的体温，冰冽冽的刺骨，尽管有暖阳，但棒槌和着寒风，洗完衣服，妈妈的手基本都被风刀子给割裂了。

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临近春节的寒冬，那时爸爸是村里小学的代课老师，每月有几十块钱的工资，但总被拖欠。大概是为为了趁着假期挣点钱过好年，爸妈从水库养鱼的老板那儿买了几百斤鱼，雇了一辆拖拉机拉到县城边的集市上卖。随处可见的鱼摊，加上缺乏经验，爸妈的买

卖自是不好做。依稀记得，几天辛苦下来，卖鱼所得基本与成本持平。忙完了那场只赚了经历的生意，已是大年三十，但爸妈并没有很沮丧，依然乐呵呵地忙着为迎接新年做准备。可能是人生的磨砺早已让他们对生活的不易有了免疫，蹉跎岁月的沟沟坎坎，他们的勤劳质朴、坚韧乐观在清贫的日子里显得愈加珍贵。

那个旧年仅剩的一天，妈妈匆忙做了些过年的伙食，一直到晚上才有空坐下，但等待她的还有一堆没来得及洗的衣服。按照习俗，大年初一要穿新衣过新年。妈妈说：“咱可以没有新衣，但至少得穿得干净，不能把旧年的污垢带到来年。”虽然很累，妈妈还是决定把衣服洗完再休息。

乡村的冬夜很静，只有或急促或悠远的鞭炮声不死心地叫醒着来年。我也搬来小凳子，陪着妈妈搓洗衣服，或来来去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。那晚的灯光很暗，火炉里的火苗温暖地跳动着，妈妈提议我唱歌，我搜肠刮肚也只能唱出当时在初中课堂上学到的零星片段。妈妈却听得津津有味，不断鼓励我：唱吧，一两句也行。有时她也会唱几句戏，是那个年代人们口口相传的经典。那个时候，真想自己是个麦霸，可以给妈妈创造出“一个人的春晚”。

如今，几十年过去了，随着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，帮扶脱贫、振兴乡村的春风早已吹遍了大地，我们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：村村通公路修到了家门口，沿路装上了太阳能路灯，自来水管接到了厨房里，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一应俱全……老妈再也不用冒着寒风去洗衣服了，但她依然不辞辛苦地操持着家务，在平凡岁月中磨砺出的勤劳、坚韧、乐观的品质，时刻充满热情、认真对待生活的样子早已深深印刻在了我的生命里。

转头看去，女儿依然跑前跑后乐颠颠地给我帮忙，而那个冬夜里我和妈妈相伴的情景，也在我的脑海里愈加清晰。也许，流逝的只是时光，那股暖意一直没变，在时空交错中，映照出恒远的温暖的光。

亲亲的妯子

◇ 刘晓华

2024年4月21日是我外婆101岁寿辰。三个满桌，四世同堂，九个家庭，男女老少三十几口人，共同为外婆庆祝这个生日。

外婆银发闪亮，面色红润，眼神矍铄，看起来是那样的慈善、安详。房间里阳光明媚，窗明几净，窗外花香阵阵，蔬菜鲜嫩，可见主人的勤劳和细心。在外婆床对面的一张清单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
照顾老娘料理事项：1.每天两个小时内翻一次身（不能超过两个小时）；2.早上7点半左右，洗脸，梳头发，喂饭（一个香蕉加热，一个蛋黄，一个蛋糕，半碗粥）；3.上午10点左右喂个香蕉加热水；4.中午12点左右一般情况下喂咸饭（鸡蛋面、炖鸡蛋）；5.晚上6点左右半碗粥加一个蛋糕；6.晚上8点钟至早上6点钟至少翻3次身，检查尿布（一晚上一）。7.每周洗两次脚，洗一次头。落款日期是2024年3月6日。

打印这份清单的是我的妯子。妯子已经退休，曾是工作岗位上雷厉风行的精英。现在虽已过花甲，但从不减当年英姿：高大的身材，挺直的腰杆，饱满的脸庞，永远绽放的笑容，优雅而干练。

说她是豪杰，并不夸张。妯子娘家兄弟姊妹六个，一哥四弟，她是唯一的女孩；婆家兄弟姊妹五个，三姐一妹，她是唯一的儿媳。在我的印象中，无论娘家还是婆家，每家兄弟姊妹及其子女，无论是生活上衣食住行的照顾，还是学习、工作上的大小事宜，都少不了妯子的操心。

她是这两个家庭的主心骨。

上初中时，我在妯子家寄宿，每天晚上学习时，妯子总不忘进屋看看，怕我误了光阴；刚刚上班后的我身体小有不适，妯子毫不犹豫请假带着我去寻医问药；晋级加薪后的我被安逸的日子冲昏了头脑，春节拜年时被妯子毫不留情地告诫：年轻人不能没有目标，未来的日子还长。我打消了消极想法，不断钻研业务，阅读书籍，多篇简报在县融媒发表。

借着外婆的生日，她仍不忘嘱咐我的哥哥，决不能让孩子辍学，读书是农村孩子最好的出路，也不忘问问我女儿如今上班怎么样，提醒她工作之余还要进修。

三十几口人的大家庭，老老少少她如数家珍。她是这个大家庭中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的领航人。

外婆的这个生日，妯子微醉，我能理解。这是多少个日夜操劳后的放松，多少含辛茹苦付出后的释放。日复一日地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百岁婆婆，没有多少女儿能够做到如此细致入微，更何况是儿媳。

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。餐桌上，补丁了补丁的小猪瓷盆是我小时候在外婆家看到的。那时，外婆常烙上一两个金黄小油饼放进盆里让我们享用。四十年了，妯子仍舍不得扔掉。我们也从前辈身上受到影响：尊老爱幼，勤俭持家。

谁说妯子是外人。我的妯子，一直默默践行着中国好儿媳的传统美德，向她致敬！